

淵鑑類函

讓三

原禮宗 德主 左傳卑讓禮之宗也

尊而易謙 增奔義 鳴謙 史記索隱

子而光 師尚不取 我豈復得乎 知易謙

也 採藥 伐桑 論衡泰伯 搜入吳採藥

畔上種桑枝條蔭蔽 更種侵畔者數尺 勿敢犯也

復侵之係伯輒伐樹 南史王曇首傳 曇首

共推父時尚兄與之分財 南史王曇首傳 曇首

臣幼有素尚定於三事 其父圖讓而己 固辭三公

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 蒙其父為相 其子亦應授官

命老於巖穴不常天祿者多矣 今臣男相離 授九品

與欲封之 新唐書房元齡傳 元齡進司空 仍總下

其志如無左右手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 驅自史

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 入城李愬具橐 因出迎

應曰蔡人頑悍不識上下之分 數十年矣 願公因示之

漢徵四皓故事 徵燧至武宗 面命為太子 子少傳

必後長者 不及小兒 禮記八年 出父入廟 戶及即席

五十萬以禪宅 直與宗年十一 白其子澹曰 吾來豐

受也 母悅而從言 軌深愧色 謂其子澹曰 吾來豐

無叔牙二北史結義 徇傳 徇外長年 為汝南太守

見而懷之 謂曰 汝曹以牛故 致此年 就脫南太守

仁大 謙光 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 目且仁君 其立之

尊而易謙 增奔義 鳴謙 史記索隱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子而光 師尚不取 我豈復得乎 知易謙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也 採藥 伐桑 論衡泰伯 搜入吳採藥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畔上種桑枝條蔭蔽 更種侵畔者數尺 勿敢犯也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復侵之係伯輒伐樹 南史王曇首傳 曇首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共推父時尚兄與之分財 南史王曇首傳 曇首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 蒙其父為相 其子亦應授官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命老於巖穴不常天祿者多矣 今臣男相離 授九品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與欲封之 新唐書房元齡傳 元齡進司空 仍總下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其志如無左右手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 驅自史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 入城李愬具橐 因出迎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應曰蔡人頑悍不識上下之分 數十年矣 願公因示之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漢徵四皓故事 徵燧至武宗 面命為太子 子少傳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必後長者 不及小兒 禮記八年 出父入廟 戶及即席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五十萬以禪宅 直與宗年十一 白其子澹曰 吾來豐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受也 母悅而從言 軌深愧色 謂其子澹曰 吾來豐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無叔牙二北史結義 徇傳 徇外長年 為汝南太守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見而懷之 謂曰 汝曹以牛故 致此年 就脫南太守 謙光 命子魚曰 能以國讓 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 子魚即目

韓倖薦相 張老辭卿 因薦韓 史大傳 帝趙崇 勳正雅 重可以準 繩中外 帝知倖崇門生也 歎其能 讓

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吾安可忘孤當代敘後漢宛南傳賈復部將殺入於穎川恂乃戮之復不與

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桂如先軍還諸將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之趙尚有此舉吾安可以忘之乎周書蔡祐傳祐嘗從征伐為士避先軍還諸將屈於廉頗者為國也

言數之曰承先口不益避箕山光投盧水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何立

乎務光曰廢土非義敘人非仁子處其難一門有二與馬為三南史王僧虔傳僧虔曰吾任重於朝行當有

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與馬為三南史王僧虔傳僧虔曰吾任重於朝行當有

國豈容更受高爵乃貽官謗耶又沈慶之嘗乘犢鼻褌上履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任重於朝行當有

無使與馬為三無則與馬為三也今乘此車安所謂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時使與馬為三無則與馬為三也今乘此車安所謂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置衛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置衛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置衛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

參佐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封歸豈敢忘君此可勵俗再得楚昭王師三國魏志王基按壽春轉基為

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王卒公子閻曰王病唐書魏

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王卒公子閻曰王病唐書魏

徵傳帝當封一子將男徵請封兄孤子興迎令尹車避將軍呂氏辭曰期思之鄙人孫叔敖教彼聖人欲以為

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教為令尹而國治史記藺相如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

驚獨畏廉將軍哉吾所以為此者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

者私弟王代王曰平吳功帝宗廟事重則主之威羣帥之稱寡人不佞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渚問故曰旋軍之日角中則

立代王代王曰平吳功帝宗廟事重則主之威羣帥之稱寡人不佞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渚問故曰旋軍之日角中則

再者異獨屏樹驚密移藩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李道謝承後漢

書陳鄧與鄉人紀伯為鄰伯夜宿鄧地文二尺相避之伺伯去密移崔詩上頭韓文獨步景道謝承後漢

其藩地一丈以益伯伯為鄰伯夜宿鄧地文二尺相避之伺伯去密移崔詩上頭韓文獨步景道謝承後漢

文章惟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己禮記君子自陳至三引拜數四爵位太過乎德堪之上欲致霸相位霸讓位自

先人後已甘割而分之傳義之與謝植德無項龜遊還教養子孫以歡厚退讓成子輕孫游觀舉策數馬仿佛

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禮記君子自陳至三引拜數四爵位太過乎德堪之上欲致霸相位霸讓位自

爵讓弟仲穆兄 聽復本封 趙登大郡 晉書羊祜封鉅平侯其後詔封為南城侯枯讓不拜及薨遺令不得

成開田 初南史劉靈哲傳靈哲嘗製父爵固辭以資衣食子魏季宗室被侮有小人冒相侵辱文選即與之齊元文道傳

與之愧 初南史劉靈哲傳靈哲嘗製父爵固辭以資衣食子魏季宗室被侮有小人冒相侵辱文選即與之齊元文道傳

將相不辭 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即解所館黃金虎符佩之北學及姚姁仁宗在東宮問其讓弟謝官臣曰

乃挂衰經 於家廬而逃去願辭爵仲公仲公破大 進飲逡巡 發言慷慨 旅有并衆人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

病不任茅 進其退讓無競如 吳志魯肅孫權以嚴峻乃聽焉世嘉其能曰僕素 自有仲齊 已經平

飲者畢不 開軍事非才而據悔各必 吳志魯肅孫權以嚴峻乃聽焉世嘉其能曰僕素 自有仲齊 已經平

子孟史義 行傳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湖南 帥吳子良聘王徽麗書院而宗人新寓長沙與談經相契也

年四海人 士一為溷所題目守道何為乎即調去 王澄別傳澄風韻逋達志氣不羣從兄茂年已家徒鮮立

不復措意 云已經溷所題目守道何為乎即調去 王澄別傳澄風韻逋達志氣不羣從兄茂年已家徒鮮立

兄弟怡然 欲諸子恭敬庶幾因以孝為字 與雖同名 北史崔暹傳暹宅舊資推三舍 不獻五城 晉左傳

子及楚 楚子之曰必有成吾若反晉卿故與伯唱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兵

而存趙 東原言罪過以五城封公于趙趙王迎執至幕口之禮引獻五城以西晉公子退讓也 放出一頭

辭讓從 東原言罪過以五城封公于趙趙王迎執至幕口之禮引獻五城以西晉公子退讓也 放出一頭

不枉百步 孟史蘇軾傳過以書見歐陽修謂梅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段 排難解紛 執唯持下 史記

君以千金 為魯連壽連注曰所書天下士者為路人不枉百步終日讓賢此不失一段 排難解紛 執唯持下 史記

亂而無 所取也餘詳後注曰家語金人銘曰執唯持下惠釋解紛 臣從伯游 我師疏廣 左傳晉侯使士伯游

仲弟論 書曰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晉侯許之疏廣是我師也 辭榮令終 避名全節 司徒劉伯游

立德 光謂公謨曰今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咸屬伯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明志 著論息爭 遼史義宗伯太長子也

以世多 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詞曰古 札雖不才 熹宜有益 史記吳世家諸樊已除喪讓

才願附 於子臧之義 宋史黃裳傳詳上二 張以誠請 丁為理屈 以選仕賜為禮部奉議直學士張元公卒

奮惶懼 乃受又丁鴻父琳文苑英華李鴻當襲封上書讓於弟第不受遂監去後因友人鮑駿責之鴻乃感悟還就職

多慚鷓鴣 實愧蟬蛸 受位多慚鷓鴣 實愧蟬蛸 受位多慚鷓鴣 實愧蟬蛸 受位多慚鷓鴣 實愧蟬蛸 受位多慚鷓鴣 實愧蟬蛸

人部讓

上發言慷慨注北史元定傳定累從征伐戰必陷情在忘言辭皆垂涕王隱晉書杜元宇行齊盛江人

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情在忘言辭皆垂涕王隱晉書杜元宇行齊盛江人

求解於相府元帝曾欲省之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情在忘言辭皆垂涕王隱晉書杜元宇行齊盛江人

何患無物不能為勞欲不與彥回傳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涕泣郭氏問婦母吳縣主馬諫之郭

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亮舜勞矣豈山川通河漢勞無不拜僕射官自為掖庭令南史孔清傳清還尚

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漢書張安世兄買為掖庭令宣帝即位

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家二百家賈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

研書指欽封之先賜爵關侯安世深將軍封安世求損止不取復言詔賜一億錢願受五百戶後漢書馮

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關侯安世深將軍封安世求損止不取復言詔賜一億錢願受五百戶後漢書馮

長沙蠻寇益陽荆南皆沒拜東觀漢記武帝上封朱祐自陳防薄而國大願受陰下五百戶先帝食舊功使臣

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東觀漢記武帝上封朱祐自陳防薄而國大願受陰下五百戶先帝食舊功使臣

未有毫髮自效何敢極祿受封東觀漢記武帝上封朱祐自陳防薄而國大願受陰下五百戶先帝食舊功使臣

敢封臣青臣青子在樞府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行間職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

封受子產入陳賞辭六邑魯連救趙笑却千金邑賜子產次賂再命之功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以上之服先

矣以兩禮也臣之位國策魯仲連見三桓臣不敢言帝請辭邑公固無忌奪晉卿軍以救趙秦君布而於知是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居傳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

君乃置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餘已詳前注居傳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

徧產初潭集陸驤與張陸也居山海經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舊傳有交讓濟因張陸也居山海經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讓四讓木宋江休復鄭幾雜志橘樹直陳高彬此舉正史全編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

後至者爭功當時有凌巡席後後有讓書實融數辭爵位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還廬後帝知

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勇撤阜比性理尹和靖云橫渠坐虎皮談周易及見二程論易文曰去虎皮曰咨

宜論他事勿得復言勇撤阜比性理尹和靖云橫渠坐虎皮談周易及見二程論易文曰去虎皮曰咨

卿宅何處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初為州刺史劉亮使二程深明易事見所希帝言及廣州府泉因問柏年

心迴蕩李憺為崔神基讓司實卿表伏承恩制以臣為司飄其高厲其高厲曹吳而成節

詩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增賦 陸肱謏賦曰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

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爲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颶矧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冀莢以旋銷是故君子親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湜徒觀其退藏好閉養志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况於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差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訐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爲裒少者用謙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跡

載文苑英華

表 晉羊祜讓開府表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嘗以智力不可強追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今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膺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齊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曰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苟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施以乏

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華乖儒者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倘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 唐李嶠爲王及善讓內史表曰臣才疎行缺運偶時來榮匪德遷官由恩達法河象岳升臺歷府行參八命坐陟九霄彤軒阜駟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紱是濡鵜之譏施重丘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齒髮之衰得蒙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散經書東海歸閑空求藥餌方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屨一作履徵榮槁木責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祕牽羸引憊參典釣石仰并恩渥顧探心守桑榆且晏蒲柳先秋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艾耄比其容貌將何以對敷金屐趨奉玉墀且今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鵷鴻齊列俊乂在官可使畫虎承羞豐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辱大雅之能官

原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才之人不求而自出至公之舉不□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爲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丘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置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隱遜受不奔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肩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深思遠慮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

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

增韓康伯辨讜論略曰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而侯

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射執御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

原碑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

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觀刊勒泰伯膺慶二

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陷

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

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魚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

獨往信無得而稱焉吳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增雜文宋蘇軾論語拾遺曰世言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

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

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誠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

恭敬一

增爾雅曰嚴恪祗翼謹恭欽寅燠敬也注曰詩云我孔熯矣禮未詳疏曰皆謂謹敬也又曰穆穆肅肅敬也又曰肅肅翼翼恭也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又曰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又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尚書曰愿而恭亂而敬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接下思恭又曰惟天無親克敬

惟親又曰敬用五事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禮記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

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又曰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增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又曰賢而弗伐可謂恭矣**原**又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

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增**又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 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孔子家語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 國語曰恭所以給事也敬所以承命也 漢書匡衡傳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 子牙子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徐幹中論曰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 劉劭人物志曰精良畏慎善在恭謹 張載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性理程頤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熹曰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真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恭敬二

增性理朱熹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 韓詩外傳曰湯作濩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穆穆文王於緇熙敬止 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國語曰白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旣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美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子貢執轡而問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回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 說苑曰成回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國語曰齊閭丘來盟于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底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說苑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穀羊裘其宰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也漢書曹參傳曰曹參爲齊相問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史記李布傳曰李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漢書朱雲傳曰雲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石奮傳曰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諫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請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于定國傳曰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三國志陳矯傳曰太守陳登請矯爲功曹使察許下議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胡冲吳歷曰孫策進軍豫章華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穉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世說新語曰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南齊書陸慧曉傳曰慧曉爲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南史隋何子平傳曰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唐書姚崇傳曰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韋斌傳曰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韞亦不失恭苗晉卿傳曰晉卿壺關

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 宋史曹彬傳曰彬爲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譙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 又曰彬伐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富弼傳曰弼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者皆與之亢禮 文彥博傳曰元祐間契丹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韓億傳曰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 呂大防傳曰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 孫復傳曰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石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范鎮傳曰鎮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叅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又曰謝良佐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宋史廖德明傳曰德明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岳飛傳曰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 朱熹傳曰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仲原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 性理朱子曰張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宋史曰李道字貫之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 蔡元定傳曰元定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下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 王柏傳曰王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元察罕傳曰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 廉希憲傳曰時有宋士之在羈旅者飢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希憲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 許

有壬傳曰有壬前朝舊德大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驚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 韓性傳曰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更至於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 明祿曹名臣錄曰平思忠吳江人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況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 夏原吉傳曰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詎而異之 稗史曰明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肅雖朝廷之上不能過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胡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其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

恭敬三

原禮輿 仁地

左傳敬禮之輿也 禮記

正服

去冠

虞象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

增主一

勿貳性理

抗禮 若疾病

不能答拜輒俯頷以謝也 左傳楚子冠被舍觀杜預注曰敬大臣也

原詩

美溫

雅稱

翼翼

詩溫恭小人也

肅肅 翼翼恭也

增朝 日夕月

冬陰

夏陽

魯書

賈誼

策曰春秋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循牆而走

過關必趨

正考父

鼎銘

詳下

危坐

樹下

獨拜

牀前

耕於野

時與

國志

陳登

則夫

不偏不倚

有德有行

性理

朱子

三國志

陳登

則夫

執轡

迎羸

不冠

避路

記

海

性

舉案齊眉

下牀

答拜

仰視

漢書

梁鴻

伯通

川陳實

少從妻齊

嘗有疾

妻遺婢

拜問

荅其

下牀

而問之

英曰

妻齊

嘗有疾

妻遺婢

拜問

荅其

止孝經

宗廟致敬

又曰

不敬

其親謂之

持禮

孔子敬天之怒

開盤

卷三百七十六

人部

恭

敬

三

部

恭

敬

三

部

竟何所據外齊其外神史景編宋王文正公自公府出歸焚黃未至近邑外齊內一神降人和性理朱子曰其主
先投遠或太公羅隱兩同書禮之所先拱手危坐整步徐行宋史高岫傳太宗曰高岫在大名
莫大乎敬敬事天則神降隱兩同書禮之所先拱手危坐整步徐行宋史高岫傳太宗曰高岫在大名
案飲食嘗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器用天性也羹食行列有定位曰朱子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
起也整成始成終不危不溢朱子自題畫像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後漢書光武封功臣策曰在
步徐行成始成終不危不溢朱子自題畫像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後漢書光武封功臣策曰在
如臨父母若見君臣射律光傳先居嚴肅如臨父母若北史退負殿辟跪授離條殿裏事太宗或每深
察必形誦讓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家曰幽晉書庾亮傳亮與弟子體用無忒夙夜惟寅性理
樹蔭銘曰動靜不違書風用無忒寅式于木廬拜孔子墓周王外紀魏文侯以祖下子夏曰子方為師過段干
敬齋銘曰動靜不違書風用無忒寅式于木廬拜孔子墓周王外紀魏文侯以祖下子夏曰子方為師過段干
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不敢不敬先拜主人不名下吏拜禮記大夫士相見雖賤不敢主如曲阜調過段干
遂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過士大夫於途必入德之門以孝為字門最得明道教人窮理居敬為北史崔德彬
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禮記賓入雞鳴門而奏肆夏亦易其敬也
傳挺欲請于恭敬燕處斂容終日危坐禮記賓入雞鳴門而奏肆夏亦易其敬也
庶幾因以孝為字燕處斂容終日危坐禮記賓入雞鳴門而奏肆夏亦易其敬也
終日危坐禮記賓入雞鳴門而奏肆夏亦易其敬也
膝危坐雞鳴見君子肆夏得嘉賓禮記賓入雞鳴門而奏肆夏亦易其敬也

恭敬四

增集木詩溫恭人德聚左傳恭敬延升上座後漢書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奉戕江夏梁劉

心雕龍黃香奏牋於江上堂如揖正蒙上堂彥深所重機密要近二十年周慎恭甚為彥深所重恒備作

夏亦肅恭之遺式矣上堂如揖正蒙上堂彥深所重機密要近二十年周慎恭甚為彥深所重恒備作

徒跣入謝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持節如對嚴君後漢書侯瑾傳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備作

嚴君肉袒親割肉袒親割郊特牲君親割之至也皮弁祭菜禮祭菜示敬道也下席跪伏以三國志奉招傳太

為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禍端芴正立宋史胡安國傳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時方為府教授謝良佐為應

柳城為峭王等說成敗效禍端芴正立宋史胡安國傳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時方為府教授謝良佐為應

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禍端芴正立宋史胡安國傳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時方為府教授謝良佐為應

劉君子初亮問已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不敢不禮術每有所咨訪漢嘗正議術不能抗然敬

恭敬五

原詩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肅髮屬雲旅奉剞承未塗嚴恭履桑梓加敬覽粉榆增朱熹感興詩曰放勳始

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藝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增歲末朱嘉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緘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栻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增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宋張栻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是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則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遇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國志 元吳澄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敬之其義精密學者於此服膺勿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鑠於虛室

智一入智謀先見

增爾雅曰條條秩秩智也 釋名曰智知也無所不知也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智**又曰知者見之謂之知 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 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又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民雖靡盬或哲或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又

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穀梁傳曰知其不可知智也 史記魯仲連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漢書司馬相如

傳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宋史常安民曰善觀

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

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 **原**莊子曰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商子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孫卿子曰言而當

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智**韓詩外傳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

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原**淮

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智**劉邵人物志曰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

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 唐韓愈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柳宗元梓人傳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

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宋蘇軾曰迫人者其

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 又曰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蘇轍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

不足用也 性理潛室陳氏曰智居四德之末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

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爲之藏也又

惻隱羞惡恭敬皆合爲一而是非則有兩端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

智二 入智謀先見

增前漢古今人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縣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

智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

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呂氏春秋曰齊桓

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

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

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

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劉向新序曰晉獻公欲伐虞號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

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

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戰國策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

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其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

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說苑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

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

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左

傳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

使謀可否 韓子曰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

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曰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

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

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

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桓釐廟燬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原淮南

子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爲智也

晉青黎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

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吾子決之是奈何朱公曰臣之家

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

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

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

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原**史記樛里子傳曰樛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

號曰智囊 **周紀**曰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等將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

而西矣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

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陁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有智謀可使於是遣相如奉璧

西入秦 **原**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史**

記漢高帝本紀曰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

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遂謝病去

史記鼂錯傳曰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後漢書魯恭傳曰恭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實融傳**曰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及其爵位